

王小丽
著

你好， 萨冈

BONJOUR
SAGAN



唯凡，

我会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

就算喝尽自己的血，

就算吃光自己的肉，

就算哭瞎了双眼，

就算写残了右手，

我也定要写出精彩辉煌的你！

这个小说，

一笔画只为你而写，

铅字千页只为你而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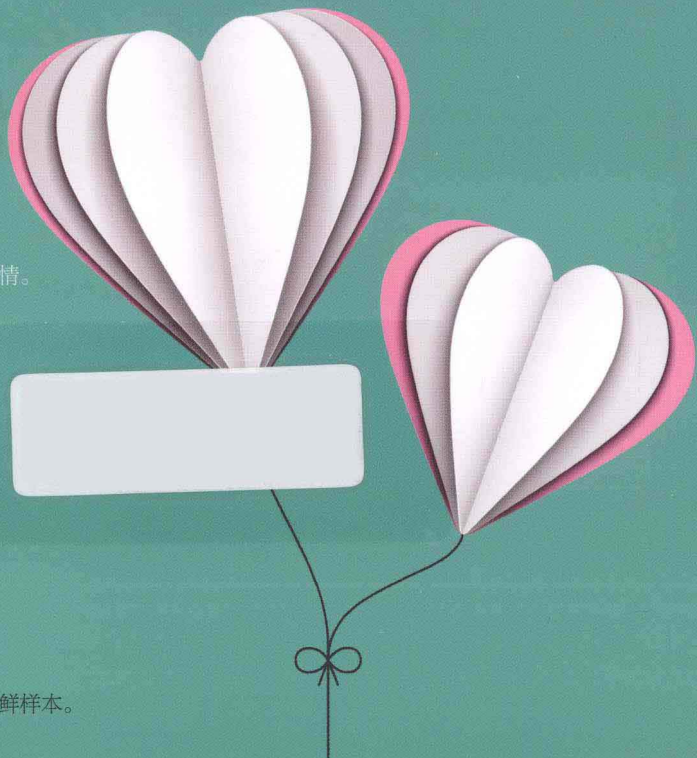
一个人。
七年。
停止微笑。

一切只为了：掏空塞满身心的爱情。

一切只为你：我每日的祈祷。

我不知道你是活着还是死去……

我不知道我是活着还是死去……



百分之百真实的故事。

一部刺痛你的青春。

一个我们所置身的物欲时代的新鲜样本。

漓江出版社

你好，
萨冈

王小丽 著
BONJOUR
SAGAN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好, 萨冈 / 王小丽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407-6764-8

I. ①你…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0839 号

你好, 萨冈

作 者 王小丽
策 划 姚 摩
责任编辑 陆 源 姚 摩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764-8
定 价 29.8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一段记忆，一个想法，一个地方”

——王小丽《你好，萨冈》不成序的序

方泉（资深财经媒体人）

2009年春节过后，惊知旧友、资本大鳄汤凡突发脑溢血死在自己独居的豪华公寓，感慨唏嘘，写成一篇小文《恶之花》——

“汤司令”是圈内朋友对汤凡的戏称。他属中国股市最早一批炒家。在九十年代初的深圳股市，汤司令、苏华、李振宁等北京大户，论实力和影响力，丝毫不逊于本地大户朱焕良、老倪等。股市中最早一批吃螃蟹者大多为人低调、行事诡秘。只是振宁兄因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而以经济学家身份闻名起来。

认识汤司令之前，听过一则关于他的趣闻。九十年代初从北京纺织大学毕业，他就没怎么在正经单位呆过，而是勇敢地赴深圳“下海”——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还很“金贵”，“下海”即脱离国营企事业单位，一般都被认为是走投无路之举。因此他的“下海”并不被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认同。很快他就在深圳股市的柜台交易中赚了十几万。他把这十几万拿回北京藏在床底

下，不曾想被“正统”的父母发现，父母横竖都认为这是“不义之财”，非逼着他拿着钱去派出所自首不可……

汤司令一身名牌，用香水，练拳击。话不多，却神情深邃。好像第一次晤谈讨论的是一级半市场稳赚不赔的机会，但能凭此机会赚大钱者必须得搞定银行的关系，调动来足够规模的资金。

与汤司令较密切的接触是在1999年“5·19”行情爆发之后。那是一个“无股不庄”的时代，是做庄为主要盈利模式的时代。我知道亿安科技从6元钱打到30元钱的庄家便是汤司令。在一次小范围的聚会中，我听汤司令与吕梁争论：吕梁志在长远，着力将庄股打造成一种只涨不跌的财务工具，用融来的资金反过来发展公司实业，让公司优质业绩逐步匹配上只涨不跌的股价（其实巴菲特就这么做起来，他最早收购的公司是濒于破产的纺织企业；但他控盘后将其改造成保险公司，最后演化为现在的哈撒维金融投资公司）；汤司令不想那么多，他对中国经济的制度环境充满恐惧，一方面他要利用制度缺陷和缝隙（主要是资本市场的）谋利，另一方面他又对谋到的巨额财富随时可能被制度因素消灭殆尽高度敏感。其实这是中国无论哪个行业里最早几茬富人共同的矛盾心态。他们“原罪”源于制度缺陷，他们的恐惧和其中太多人的毁灭也是源于制度缺陷。果然，汤司令在30元出尽亿安科技股票，而亿安科技又被罗成一伙人炒到120多元。汤司令一点儿都不羡慕，结果呢？亿安科技作为那个庄股横行时代最牛的庄股，一年后被查处，罗成一伙人抓的抓，逃的逃，全都赔进身家性命。

汤凡主导或参与“做庄”的股票得有七八只，他基本上快进快出，见机行事，一旦形势不妙便逃之夭夭。

最后一次与汤司令深入交谈是在2001年第一场雪之后。在现在北京鸟巢附近的一个洗浴中心，与洗浴中心几十米之遥的南侧是北辰花园别墅——那里面住着庄家吕梁。吕梁由于几周前中科创业崩盘正在家里接受调查（法律词叫“监视居住”）。我们讨论中科创业的崩盘，吕梁的出路、市场影响，以及中国股市的未来。不要以为汤司令这样的炒家仅仅是唯利是图的“嗜血杀手”，恰恰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和人生价值全部系于这个市场，他们更关心这个市场的长期发展。尽管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从反向促进这个市场健康发展的推动力量！

讨论来讨论去，汤司令留下了一句话：“老吕倒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再见！”

一句“再见”，既是与我等朋友们的“再见”，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是他长时间与这个市场的“再见”。

与汤司令道别时，我注意到他的名牌手包，里面是五六个手机。他从来都是与不同的朋友用不同的手机联系。而周围的一般朋友并不知道他的居所。朋友们偶尔提起他时，都说“丫很独”。我想他是不信任任何生意场上的朋友，包括他至死未婚，可能也是不相信女人……”

重读如上文字，是因为这个叫王小丽的女子辗转多年最后通过微博联系上我，也是因为如上文字她一定要“联系我”。她是与汤凡相交十年的情侣，汤凡的突然离世使她如坠深渊，凭借对他俩故事的回忆和记述，她茕茕孑立地跋涉了四年多，跋涉到

完成这部小说的这一站。像是为了告别的聚会为了忘却的纪念。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头，作家菲茨杰拉德陷于忧心忡忡的抑郁，老医生说你可以写小说，他问写了给谁看，老医生答写完烧掉。或许他真的本着写完烧掉的初衷，写出了“一段记忆，一个想法，一个地方”……

坦率讲，王小丽这种很个人化的私小说，很青春很布尔乔亚的情爱故事，于我是很陌生很隔膜的：纸醉金迷，加上点儿歇斯底里；琼楼玉宇，不乏“心口永远的痛”。我更关心她视角里的旧友，一个资本大鳄支鳞片爪却斑而成豹的“私生活”。因为，作为资本圈不近不远的朋友，我并不了解他或他们红绿数字屏之外的另一面，赚了那么多钱后怎样过日子？

其实，汤凡2001年搁下的那句话很是掷地有声：“老吕倒了，一个时代结束了。”2001年“中科系”崩塌伊始，到2004年最后一个庄家“德龙系”瓦解，“庄股时代”的结束垂死挣扎了三年多，市场也为此付出了漫漫五年熊市的代价！庄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主流盈利模式渐成以“价值发现”为旗号的基金机构交叉集中持股，熊市的时候叫“抱团取暖”，牛市的时候叫“漂亮50”。——其实本质上仍是一种合谋，或许是“不谋而合”的合谋。如果说这种合谋合规合法无可厚非，而巨资合谋背后的个人几无风险却可暴利的“搭便车”内幕交易则是彻头彻尾的犯奸坐科。吕梁、汤凡、唐万新之后，又接续上唐建、王黎敏、张野、许茂春、郑拓、李旭利和新近事发的马乐一长串名字！其中几位也是我认识的。

四年半前写完关于汤凡的文字后想了许久也没想好题目。因为想起了现代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便充塞上这个题目。的确感知了那种阴郁而曲折的顽强生命力，有点像冯仑的“野蛮成长”。

近读木心老先生 20 多年前在纽约为陈丹青等青年才俊讲文学史的笔记集《文学回忆录》，历时五年的讲座快结束时，老先生说了几句题外话：“要一点清醒，要一点才能，要一点钱。有这些，过三十年，五十年，容易的。五十年以后呢？不是你的世界了，你别着急。”越品越有意味，越品越醇厚，以致淡：“清醒”靠读书悟道，靠历世阅人，清醒才无忧；“才能”即饭碗，靠努力学习，靠得住的一定是自知自立；“一点钱”，衣食无忧足够体面而已。但“清醒”与否，“才能”大小，“一点钱”还是很多钱，“五十年后不是你的世界了”。汤凡没有等到五十年，王小丽心路跋涉了不到五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这算我的不成序的序罢。

001	『一段记忆，一个想法， 一个地方』\方 泉
001	在巴黎
171	在北京
303	在路上
369	尾 声

在巴黎

1

“爱情，就是发生在两个相爱者之间的事。”

——罗杰·瓦扬

我风风火火地冲出校区，迈着两条长腿，伴着跳跃的“Panthere”香，摇摆着左肩挎着的黑皮大书包，一晃就到了塞纳河畔。这是2002年的秋天。细润的小雨飘舞飞洒，流淌的河水奏响浪漫，大树的枝叶涂满了清凉的柠檬黄，地上的落叶踏满了沉甸甸的忧伤，四百多岁的新桥跨过悠久的历史，岸边一座座旧书亭诉说着神秘的传奇经典。

巴黎！你好美啊！

“老公选的这条街好吧！我就喜欢这里的人气，超旺！”唯凡得意的神态伴着话语闪出。

我甜蜜地放慢脚步，走进 St Honore 大街。

正是中午，街区多了一些西装革履的商人，或独自，或结伴，他们脚步略显匆忙地走向不同的咖啡厅，这让本不宽阔的街区更显繁华。来来往往中，大家微笑着错身让路。五颜六色的游客东张西望，或大包小袋地进出着专卖店，或欣赏议论着橱窗里的商品，他们多姿多彩，早已是这里的活动街景，令这条有些傲慢奢华的欧美

名店街显得生机勃勃。

我快速地扫过身边熟悉的橱窗。有道亮光透过玻璃窗射进我的双眼，吸住我的双脚，那是一个火红的十字架！它静静地立在黑色的天鹅绒里。我愣了愣，随即迈开双腿飞奔回家。一见十字架就莫名喜悦的我冲进卧室，打开衣柜拉出抽屉。

Voilà！来巴黎时带的美金足够了！嘿嘿，我乐了！反正不能再刷卡，如果让唯凡查账单时发现又要骂人了。我快速地脱了球鞋，换好蓝色牛仔裤，穿上浅棕色的软皮夹克和皮鞋，围了一条靛蓝色围巾，喷洒了在巴黎买的第一瓶“Panthere”香，拎起海蓝色的CELINE休闲包，对着客厅墙上罗伯斯庇尔——这里曾是他的故居——的画像飞出一吻。旋即，我豹香豹香地跑出大铁门。

几分钟后，我走到珠宝店，看到火红的十字架还在朝我闪烁时，一直急跳的心才算归位。有过经验，自己稍一迟疑，独此一件的心爱物品就被别人买去了。正自庆幸，彪悍的保安打开门说道：“您请进！”一个高大俊朗的青年微笑着迎来，他身穿一套质地精良的蓝色西装，里面一件浅粉挺括的衬衫，胸前挂着蓝宝石项坠，脚上是锃亮的黑皮鞋。整个人透着股懒散的优越感，连栗色的短发都显得随意。

“你好！需要帮忙吗？”青年一口标准的英语。我摘下蓝宝石镂空的十字架。

“做工太精致了！”他立即夸赞道。

“我收集的十字架都很漂亮！”我自豪地笑起来。

“小姐，这个红色的十字架会让你更加美丽！”

好好听的法语啊！那平缓柔美的腔调像唱歌般地动听！我顺着温柔的话音转过身：那是一位看不出年纪的夫人，她净白端庄的脸上散出一抹暖光。随即，她慈爱地为我戴上十字架。

“Mme！谢谢您！”我禁不住改用了法语。夫人欣赏地看着我，

她笑了笑就离开了。

“小姐，您会说法语？”青年也改用法语，他的声音透着股嬉笑。

“会一点！”我点点头。

“您是日本人吗？可您这么高！Bon！您一定来自美国！”

“我是中国人！”自己骄傲地说出这句最熟练的法语，对这种判断也早就习以为常。

“中国人？真没想到！”他双眼随即泛起好奇，我把美金递给他。“您看起来很眼熟，”他耸了耸肩又自语道，“不可能！”我阳光灿烂地笑了，在这条街晃来晃去的大都是欧洲人，像自己这样高大亮眼的亚洲女孩本人也没见过呢！

“您是来巴黎度假的？”他的笑有点天真无邪。

“嗯，来玩的！谢谢您。”我用力地摸了摸包里的十字架。

“祝您一天愉快！Ciao！”青年用时尚的意大利语说着再见。

我心满意足地走向香榭丽舍。一个多小时后，乐悠悠地返回圣特诺尔街，走进备受时尚圈推崇的COSTE酒店。我喜欢这里的幽深雅境，有时独自喝杯咖啡，发发呆。和以往一样，餐吧火爆满位。我看了眼手表，都快两点了，肚子咕噜咕噜地直叫。突然，我发现有个青年正朝自己热情地挥手。

“真是一个惊喜！小姐，你刚在我店里买过十字架。”原来是他啊！我回过神来，巴黎可真小啊！自己忍不住笑了。

“你是一个人？和我们坐一起吧！”青年站在我身边。

“可我不认识你啊！”

“不认识？这也许是你们中国人的想法，我店里的客人都是我的朋友。来吧！”他漂亮的棕蓝色眼睛里闪烁着顽皮。我大方地跟他走到一张餐桌旁。

“帕斯卡！巴黎人。珠宝商。”他礼貌地用英语先做自我介绍。

“贝尔纳！做音乐的。”他的英语夹着一丝法语腔，一头亚麻色

的小卷毛，圆脸上是一副圆圆的眼镜，穿件敞怀的短风衣。一看就是个快乐的胖子。

“我叫吕茜尔！专业模特。”一直打量我的金发女郎身材高大，流利的英语很是轻柔，轮廓分明的五官尽显冷艳。她上身一件小摇滚的黑皮夹克，下穿一条紧身牛仔裤，脚上是双黑色小短靴。简洁中性的风格让我顿生好感。

“我的中文名字叫丽丽，正好与 Lily 谐音。北京人！在学法语。”

“美丽的百合花啊！很高兴认识你！”帕斯卡故意睁大眼睛夸张地笑。随即他叫来服务生。

“丽丽！你吃饭了吗？”“还没吃！”“你从我家走后又去哪儿了？”“书店。”

“亲爱的！这么晚了还没吃午饭？”吕茜尔关心地问。“我下课后就去逛街了。”“帕斯卡说你刚买了他家的珠宝。”我对她点点头，向服务生叫了咖啡和蛋糕。

“这就是你的午饭？试试这儿的龙虾吧。很有名的！”“帕斯卡，谢谢你！我每天只吃一顿晚饭。”“要不你这么苗条呢！”贝尔纳的声音虽尖亮却极好听。

刚出炉的巧克力蛋糕香气扑鼻。我开心地谢了帕斯卡，他朝我快乐地眨眨眼说：“这是我的荣幸！快吃吧！”我快速地消灭了蛋糕，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他为我点燃。

“丽丽！你像巴黎人。”吕茜尔看了眼我的 LV 烟盒，优雅地吸了口烟。

“因为我抽烟？”自己乐出了声。大家都笑了。Oh la la！我这才注意到，空中的四只手里都在冒着跑烟啊！

贝尔纳忽然问道：“你在哪所学校？”“天主教大学。”他的眼睛睁得更圆了，“那是所私立大学，很贵的，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男朋友给我选的！读了几个月，还是习惯讲英语。”“亲爱的！你要开始说法语。”吕茜尔已经改用法语，贝尔纳也慢慢地用法语说：“Bon！我们都不要再讲英语。”

“他俩是我最好的朋友。”帕斯卡的法语带点俏皮，充满了骄傲。

“巴黎的咖啡好浓好醇啊！”我喝了口四溢飘香的咖啡，美美的。“改天我请你去喝花神的咖啡，那儿离你们学校很近，然后我们再去逛街。”“太好了！吕茜尔，到时我请你吃晚饭。”

贝尔纳瞟了眼我的 Virgin 大袋问：“你都买什么了？”“香颂。老师上课教的《小王子》。Prevert 的诗集《Paroles》，老师讲过他的一首诗。”我拿出所有的 CD 和书籍。

“Bon！这是老师推荐的《BONJOUR TRISTRESSE》，专门给我们留学生阅读的简易版本。”

“丽丽！你喜欢萨冈吗？”贝尔纳接过书后认真地问道。

“不知道！老师给我们读过艾吕雅的‘自由’。老师说《你好，忧愁》这个书名就是出自艾吕雅的一首诗。”

“我读现代文学时就崇拜萨冈，她是法国的一个传奇！明星作家。”贝尔纳翻开书，迅速地找到某页。他特地清了清嗓子接着说：“请安静！”他朗读道：“在这种陌生的感情面前，在这种以其温柔和烦恼搅得我不得安宁的感情面前，我踌躇良久，想为它安上一个名字，一个美丽而庄重的名字：忧愁。”

帕斯卡夸张地鼓起掌，我和吕茜尔也拍起手。贝尔纳幽默地问：“是我读得好还是萨冈写的好？”一片笑声中，大家的第二杯咖啡也快见底了。

时间在文学里沉醉，再被咖啡唤醒。

“3点多了。帕斯卡！你不用工作吗？”我低头看了眼手表。“我下班了！”他故作正经的样子令我想到唯凡。此刻正是唯凡收工的时候。

“丽丽，别理帕斯卡，他就爱搞怪。珠宝是他的家族生意，你来时我们刚吃完午饭。”吕茜尔贴心地说完后拉起我的手感叹，“看！丽丽也喜欢卡地亚！”她手腕上的PASHA精钢大表和我的一模一样。

“对！吕茜尔！我爱卡地亚！”

“我喜欢戴卡地亚的女孩！”“你也喜欢戴卡地亚的男人吧！”吕茜尔没理会帕斯卡的玩笑话，她接着问：“这是你在巴黎买的？”

“是男朋友在上海给我买的。”说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弄错时间了。这是巴黎，而北京已是晚上了。不知唯凡在做什么啊！

《La vie en rose》唱响了你的手机。“Pardon！”我道声抱歉后讲起中文。

“干什么呢？”手机里传来熟悉的声音，是唯凡！

“老公！和朋友喝咖啡呢！”“什么朋友？是同学吗？你在哪儿呢？那么吵！”唯凡问个不停，我像往常一样没头没脑地说起来。

“你好好和他们练练法语。我可告诉你！别和他们瞎搞。你刚才说又买什么了？记住！别老乱花钱。”我这才想起自己一高兴就说漏了嘴，幸好唯凡没有追究。嘿嘿！我暗自偷乐起来。

“老公，我可想你了！”我的脸突然发热，羞羞地瞟了眼周围。帕斯卡和贝尔纳在聊天，吕茜尔在翻看杂志。

“你给我找那款运动香水了吗？”“老公，人家说这款香水不生产了。”唯凡说的这款男人香超性感！“都被你偷偷地用光了！好了，你吃完饭就赶紧回家吧！”唯凡开心地抱怨后挂了机。

“丽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文。看你高兴的，是男朋友吧？”我兴奋地对吕茜尔点着头。“你的男朋友是哪国人？他也在巴黎吗？”“他在中国，也是北京人。”

帕斯卡在买单，同时专注地听着我们的对话。我再次谢了他，他的大眼里飞动着笑：“丽丽，很高兴认识你！”

四个年轻人在酒店外亲热地拥抱，我第一次入乡随俗与他们互

吻脸颊。道别后，帕斯卡坚持送我回家，像个极任性的大男孩。我对他突然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夹杂着甜蜜的厌烦。

“帕斯卡，我家离这儿近的不得了！”“丽丽，他新买的跑车，吃饭前我们刚兜过风，你就让他炫一下吧！我明天去米兰走秀，回来后再见吧！”吕茜尔说完就与贝尔纳先走了。

在旺多姆广场的地下停车场，帕斯卡走到一辆极少见的黑色法拉利旁，乐滋滋地为我拉开车门。

“哇！你的车好酷！”我赞叹着坐上车，他绅士地为我关上门。跑车内一派高贵清雅的米色，我吸了吸鼻子，好纯正的真皮味！

“丽丽，想去哪儿？”“回家啊！”“让你看看速度中的巴黎！”

法拉利飞驰在塞纳河边的公路上。风速中，一股久违的美妙感觉涌进我的身体。古老的巴黎炫舞着青春！

“丽丽，你是单身吗？”“说过了，我有男朋友。”“我知道，你的男朋友是你的未婚夫吗？”他误会了我一直说的 Boyfriend。我改用法语说道：“Oui！J’ai un fiancé！”

“你的未婚夫做什么？”“做生意的。”“他怎么会放心让你一个人住在巴黎？他太自信。别忘了，这可是巴黎，有太多的富豪！”帕斯卡随意地耸了下肩膀。

“我们的事与你无关！帕斯卡！我还要写作业，马上送我回家！要不就立即停车！”

帕斯卡迷惑地看了眼我，带点气又有点懵了似的说到：“丽丽，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骄傲任性的女孩。Bon！你住那条街？”

“圣特诺尔。”

“Ah, bon？”他孩子气地瞪圆了双眼。

我扑哧一声笑了，“是的，先生！”

眨眼间，车就到了家门外。帕斯卡轻拍着方向盘大声地说：“Oh La la la！我看到你就觉得眼熟，原来我们竟是邻居。上帝啊！在这

条街上你我不知道遇见过多少次了！”我坏坏地笑个不停。“丽丽，你哪天有时间？我请你吃饭。”“打电话！”

“丽丽，很高兴认识你。”这句被他重复了三遍的话，只有这次的语调最是真诚郑重。

我一口气跑进楼门，耳边响起唯凡的第一声叮嘱——“丽丽，我会一直看着你进楼门后才走。到家后给我打个电话。记住！别忘了！”——我跑上楼梯，冲进家门时右手被撞了一下，我噙着发红的手指狠狠地踢了一脚大铁门。唯凡的大笑声响满了屋子——“呵呵！傻孩子，别老跑那么快！看你身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老公！你在北京吗？

90年代末的北京。夏天。午后。

“丽丽，去过新开的 Banana 吗？”女友大模电醒了昏昏欲睡的我，自己顿时来了精神，急问道：

“你都去过了？你好坏！去玩也不叫上我！那儿好玩吗？”耳边响起大模豪爽的笑声。

“你这家伙，就知道玩，我去那儿是为了应酬。迪吧是我一哥们儿开的，绝对高档绝对就此一家，还没在北京见过那种风格的迪吧呢！明晚那儿有个大派对，这哥们儿让我联系所有漂亮的模特。”

“宝贝，你这哥们儿要干什么呀？”

“嗨！这哥们儿就喜欢认识长腿美女，他请我们明晚走场秀。”

“太酷了！宝贝，这迪吧怎么叫香蕉啊？”大模咯咯的爆笑声几乎震疼了我的耳朵。

“这名儿怪吧，我当初听了吓了一跳。嗨，我那哥们儿可神了！”一串笑声后，大模仔细地讲了走秀的具体安排。“丽丽，明晚我们都穿超短裙，千万别忘了。大家一起跳舞时，嗨！那多带劲！”

大模来自东北，十六七岁就独闯北京。她的身高外貌在模特圈